



# THE DICTATOR'S HANDBOOK 独裁者手册

[美] 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 / 著 骆伟阳 / 译

从管理一家公司、领导一个社会组织，到操控一台政治机器，  
获得并保持权力的三个维度、五个法则。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THE DICTATOR'S  
HANDBOOK  
独裁者手册

[美] 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 / 著

骆伟阳 /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裁者手册：为什么坏行为几乎总是好政治 / (美) 梅斯奎塔 (Mesquita, B.B.D.), (美) 史密斯 (Smith, A.) 著；  
骆伟阳译.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399-7347-0

I. ①独… II. ①梅… ②史… ③骆… III. ①领导学  
②管理学 IV. ①C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1516 号

书 名 独裁者手册：为什么坏行为几乎总是好政治

---

著 者 (美) 梅斯奎塔 (美) 史密斯

译 者 骆伟阳

责任编辑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347-0

定 价 42.0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为什么广大股民损失惨重而华尔街的高管们却个个依旧花天酒地、稳居高座？

为什么民主国家之间少有战争？与非民主国家相比，民主国家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决定发动战争？

为什么国际足联和奥组委腐败丛生？

为什么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玩的竟是同一种游戏？

为什么民主的美国在别国往往会扶持独裁者而非民选总统？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国家推行善政却在另一个国家施行最残暴的独裁？

为什么美国民主党欢迎非法移民却反对给高技术移民提供特别渠道？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越丰富，它就越不可能民主化？

为什么越是非民主国家，越容易出内奸？

为什么民主国家的对外援助常常无法使受援国的贫困百姓解脱困境，甚至使他们的处境更糟？

人们有时可以支配他们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受制于人，亲爱的勃鲁托斯，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

——威廉·莎士比亚

《裘力斯·凯撒》第一幕第二场

## 目 录

引 言 统治的规则·····	001
第一章 政治的法则·····	025
第二章 上台·····	051
第三章 掌权·····	087
第四章 窃贫济富·····	123
第五章 获取与花费·····	155
第六章 腐败使人有权 绝对的腐败绝对使人有权··	187
第七章 对外援助·····	231
第八章 反叛中的人民·····	277
第九章 战争，和平与世界秩序·····	317
第十章 怎么办？·····	351
致 谢·····	391

THE DICTATOR'S  
HANDBOOK

引言

统治的规则

政治真是让人伤透脑筋啊。每天的新闻头条让我们震惊与意外。每天我们听到欺诈、诡计、企业高管的两面三刀、新的谎言、偷盗、虐行，甚至政府领导人犯下的谋杀罪行。我们忍不住纳闷，文化、宗教、教育乃至历史境况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导致出现这些恶毒的暴君、贪婪的华尔街银行家和虚伪的石油大亨。难道真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凯歇斯所言，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或者尤其在于那些领导我们的人？我们大多数人是这么认为的，然而真相远非如此。

我们太习惯于接受历史学家、记者、专家和诗人们的解释，未曾透过表面挖掘那些既不指向命运、又不指向我们自己的深层真相。政治的世界是受规则支配的。任何不按这些规则进行统治的统治者都可说是愚蠢到家。

记者、作家和学者们一直致力于通过讲故事来解释政治。他们探究为何这个或那个领导人能获得权力，或一个幅员辽阔国家的人民如何起而反抗他们的政府，再或去年颁布的一项特



殊政策为何会断送千百万人的幸福。在解释这些事件的过程中，一名记者或历史学者通常能够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发生在谁身上，甚至还有事情的缘由。但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报道和历史下面，一些疑问似乎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现，有的很深刻，有的看似无关紧要，但都在我们脑海里挥之不去：暴君们为何能长久掌权？为何成功的民主领袖任期这么短？为何那些经济政策误入歧途、拙劣不堪的国家能长久生存？为何那些容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国家总是在灾难面前措手不及？以及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度如何倒让人民忍饥挨饿？

同样，我们也会疑惑：华尔街的高管们为何在政治上如此麻木不仁，挥金如土却把世界经济拖入衰退？为何肩负重担的一家企业的领导成员，却由极少数人就能决定？为何失败的CEO们能够高枕无忧、报酬丰厚，而股民们却输个精光？

有关这些政治行为的疑问，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再涌现。每种解释、每个报道都将犯错的领导人和他或她的昏聩决策视作个案。但就政治行为而言，没有什么是独一无二的。

描述这些政客或企业精英犯下的可怖之事的报道，总有一种围观起哄的恶趣味，它们会让我们以为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不会重蹈覆辙。这些报道致使我们将恶行归咎于那些犯错的人，那些人不知怎的就莫名其妙有权做出重大以及极糟的决策。我们自信满满，绝不会像为了留住权力而轰炸本国人民的利比亚领导人穆阿马尔·卡扎菲那样行事。我们看到在肯尼斯·雷的领导下安然公司的雇员、退休人员和股东们遭受的巨大损失，

自忖我们不会像肯尼斯·雷。我们看着每个事件，认为它们不过是各不相同、无典型特征的异常特例而已。实际上，它们都由政治的逻辑、支配统治者的规则所控制。

政治专家和新闻巨头们使我们对这些规则一无所知。他们满足于谴责作恶者，却未曾探究为什么政治和商业世界会襄助恶棍，或将好人变成无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仍在询问这些老问题。在法老们发现了如何储存谷物的3500年之后，我们仍然惊讶于非洲因干旱引起的普遍食物短缺。我们仍然为发生在诸如海地、伊朗、缅甸、斯里兰卡的毁灭性地震和海啸而震惊不已，也为发生在北美和欧洲的也许程度较轻的自然灾害而震惊。我们仍然为民主领袖与专制暴君们握手寒暄和眉来眼去而感到不安，因为这某种意义上是在纵容鼓励。

在本书中，我们会提出一种思路来理解将众多乃至绝大多数领导人特征化的可悲行径，无论他们是在政界还是商界。我们的目的是解释好的和坏的行为，而不感情用事地下断言。核心在于分析我们被统治与被组织化背后的机理和缘由。

我们描绘的图景将不会赏心悦目。它不会增强对人类善行和利他主义的希望。但我们相信这就是真相，将指出一条通往更美好未来的道路。毕竟，即使政治不过是领导人玩的一种游戏，如果我们了解了规则，它将成为我们能赢的游戏。

然而，为了改善世界，我们所有人首先必须搁置对传统智慧的信念。让逻辑和证据指引我们，擦亮我们的眼睛看清政治运行的理由。了解事物是其所是的方式和理由，是使其改善的

第一步和至关重要的一步。

## 贝尔的无尽悲歌

与生活一样，在政治中我们都有欲望并与阻拦我们实现目标的障碍作斗争。比方说，政府的规则和法律限制了我们能做的。那些掌权者与我们不同：他们能设计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使自己更容易达成目的。理解人们的需求以及如何达到需求，将极大帮助我们明了为什么那些掌权者经常干坏事。实际上，恶行常常不仅是坏的政治这么简单。无论是管理一座小城还是经营小本生意、大型企业或跨国集团，这个论点都经得起考验。

让我们先从一个小镇的贪得无厌的统治团伙说起，以便我们能理解从一个领导人的角度来看世界是怎样的。不过要紧的是，我们必须谨记这个故事是关于政治的，无关个人。不管我们是不是在讨论一个由道德败坏的恶棍组成的阴谋小集团，真正重要的是，这些人重视权力，了解如何攫取并维持权力。很快我们就将认识到，这个关于卑劣行径的小故事在政治和商界的每一个层面上都在反复重现，这个发生在加利福尼亚贝尔城的非凡故事里，其实并没有什么东西是非凡的。

罗伯特·里佐是贝尔小城的前市政经理，该城人口大约为36600人，位于洛杉矶周边，是一座主要由西班牙裔和拉丁裔构成的贫困小城。年人均收入因估算不同，低至10000美元，

高至 25000 美元，无论哪个数值都远低于加州和全美的平均水平。超过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贝尔的生活殊为不易。

尽管如此，这个小城依然为它的成就、家庭和前景感到自豪。虽说面临诸多挑战，贝尔一直将暴力犯罪率和与财产有关的犯罪率控制在平均水平以下，表现胜过加州的其他社区。粗略浏览一下贝尔城的官方网站，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兴旺、快乐的社区，充满着暑期班、图书馆活动、水上游乐项目以及乐趣满满的家庭旅行。贝尔看上去还是个很有人情味的社区。比如，只要满足特定居住和收入要求的单亲家庭，都能从市里获得“住房与城市发展”补助。<sup>[1]</sup>

罗伯特·里佐做了 17 年的市政经理，回首职业生涯一定大感自豪。2010 年，当时的市长奥斯卡·赫尔南德斯（后来因腐败指控而入狱）曾说，当 1993 年聘任里佐（最终也受到腐败指控）时，贝尔市正处在破产的边缘。在罗伯特·里佐 15 年不间断的领导下，直到他下台的 2010 年，贝尔市已经实现了收支平衡。赫尔南德斯赞许里佐让贝尔市具有并保持了清偿能力。<sup>[2]</sup>这当然算是了不起的成就。里佐和他的同事们当然值得赞扬和获得切实回报，以表彰他们为贝尔的人民做出的良好

---

[1] 有关加利福尼亚贝尔市的住房与居民信息可查阅网址 <http://www.city-data.com/housing/houses-Bell-California.html>。

[2] 《贝尔市议会试图逼辞三位市政官员》，载于《洛杉矶时报》地方版，2010 年 7 月 21 日。网络版地址为 <http://www.latimes.com/news/local/la-me-721-bell-20100721.0,3475382.story>。

服务。

然而，在这迷人的表象下面，却隐藏着政治如何真正运行的故事。你们看看，罗伯特·里佐在 1993 年被聘任时的年薪是 72000 美元，经过 17 年到他 2010 年夏天被迫下台时，他的年薪达到了令人震惊的 787000 美元。

让我们客观地计算一下。如果他的年薪随通货膨胀而增长的话，他在 2010 年本应该挣 108000 美元。结果他拿了 7 倍还多！在持续低通胀的这么多年里，他的薪水每年递增超过 15%，几乎与庞氏骗局大师伯尼·麦道夫向其倒霉的投资者承诺的回报率一样。

罗伯特·里佐作为市政经理的薪酬与美国其他政府官员相比如何呢？美国总统的年薪是 40 万美元。<sup>[1]</sup> 加州州长的年薪是 20 多万美元。与贝尔市紧邻的洛杉矶市市长年薪刚过 20 万美元。当然，罗伯特·里佐与加州年薪最高的公务雇员相比仍相去甚远。与大部分州一样，这一荣耀归于大学橄榄球队的教练。2010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橄榄球教练的薪水是 185 万美元，但人家大概比里佐先生带来的收益要高得多。<sup>[2]</sup> 罗伯特·里佐的确被认为工作出色，但真的出色到那种份上吗？在整个美国，他大概是薪水最高的市政经理（除非我们发现了另一个贝尔）。

---

[1] 美国陆军橄榄球队教练的薪水比美国总统高得多！尽管该队近年来在球场上的成绩起起落落。

[2] 参见 <http://www.coacheshotseat.com/JeffTedford.htm>。

我们自然会认为罗伯特·里佐肯定一直在设法窃取钱财，如谚语里说的，手伸进了饼干盒，侵吞从道义和法律上讲不属于他的资金；或者，至少或这或那做了一些不道德和非法的事。2010年夏天贝尔市丑闻发生时，加州总检察长（同时也是州长参选人）杰里·布朗承诺将对罗伯特·里佐是否违法展开调查。他的举动含蓄表达了一个清楚的看法：没有人会每年付给一座小城的市政经理近80万美元。然而，事情的真相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整件事其实是一种精明（也应受谴责）的政治操作，是由贝尔市的选民以及代表他们的市议员们间接批准的，再沾一点点盗窃的边。

与贝尔市规模相当的城市一般给他们的市议员支付的年薪在4800美元。但贝尔市五名市议员当中的四名，除了拿议员基本薪水之外，每月只需开开会就能拿到近8000美元，全年拿到接近10万美元。只有可怜的议员洛伦佐·贝莱斯没份。贝莱斯每年只拿到8076美元，仅相当于他的同事每个月拿到的钱！我们怎么想得通这种待遇上的悬殊差别？更不用说这样令人咋舌的薪水和津贴不仅支付给里佐先生，也支付了他的助理以及贝尔市警察局长（两人后来也都因腐败指控入狱）？

答案就在于对一次投票时机的聪明操控。这些城市的领导们设法只需依靠极少数的选民就能保住权力并自己制定薪酬待遇。想搞清楚这么穷的一个城市为什么会给领导这么高的待遇，我们必须从2005年的一场投票说起。那场投票的目的是

决定是否将贝尔市由“一般城市”转变为“宪章城市”。看到这里你可能哈欠连天了，到底“一般城市”和“宪章城市”有什么区别呢？答案是“夜与昼之别”。在“一般城市”，决策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而在“宪章城市”，决策则经常在见不得光的幕后秘密做出。一般城市的管理体制受制于州或联邦法律，而宪章城市则由——你大概猜到了——它自己的城市宪章决定。

加州的立法机构在 2005 年决定限制一般城市的议员薪水。但加州立法机构还来不及对贝尔市下手，脑筋转得快的贝尔市政客们——据说正是在罗伯特·里佐的领导下——就想出了一个方法来摆脱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那帮人的心血来潮。所有五名市议员都赞成举行一场特别投票，来把贝尔市由一般城市转变为宪章城市。这场投票的卖点是能给贝尔市更多的自治权，以摆脱遥远的州政府——当地官员最了解本地情况，总比远方不接地气的政客们强嘛！至少，这是贝尔市领导们的说辞。

有关技术性问题的特别投票——成为宪章城市或维持一般城市——对选民来说没多大意思。当然，如果类似的投票是在全国范围内或哪怕州的范围内举行，这样的提议大概会被众多选民详加审视，然而在一个只有 36600 人的小城举行这样明显经过政治操弄的特别投票（没有附带任何其他表决事项），只吸引到 400 名选民投票（336 票赞成，54 票反对）。于是宪章得以通过，将分配城市岁入和制定预算的权力置于一小撮人的控制之下，而且不用见光。人们都能看出来，对贝尔市的管理

方式而言，宪章不会导致什么重大改变。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工具，将税收和支出的巨大决策权授予了极少数几人，而这几个人恰巧还决定着自己的薪酬待遇。

为了避免误以为这些市议员既贪得无厌又愚蠢，有必要指出他们在掩饰自己的行为上是多么的聪明。如果真有人问市议员他们的兼职薪水有多少，任何议员都会公开坦诚地说他们每月只领到几百美元的微薄薪水。但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他们收入中最大头的部分——也就是洛伦佐·贝莱斯没拿到的那部分——是他们每月参加会议的报酬。正是这块收入最终成为了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

本书写作之时，贝尔丑闻的所有主要参与者都已被捕入狱，但并非因为他们领取了高额薪水。尽管看起来令人愤慨，但似乎他们的高薪是完全合法的。他们被捕是因为他们为之领取报酬的那些会议根本没开过。也就是说，这些贝尔的领导们最终可能倒在了一个法律技术性细节上。骇人的高薪没问题，但不能一边领高薪一边不开会。我们不禁好奇，有多少政府官员在遵循这种标准。比如说，有多少参议员和众议员一边拿着全额薪水一边逃会，跑去为竞选募款、演讲或干脆游手好闲？

你可能也会好奇，一个像贝尔这样的小城在为领导支付如此高薪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收支平衡——这是里佐先生的主要成就之一。（实际上，我们预感到一旦贝尔市重整吏治，我们预计它极可能需要通过举债来满足财政支出，而无法再保持预算平衡）。别忘了，贝尔的领导们不仅决定着如何支出，也决



定着征多少税。以下是《洛杉矶时报》关于贝尔的房产税的报道：

贝尔的税率是 1.55%——近乎富裕地区的一半，如贝弗利山、帕洛斯弗迪斯、曼哈顿滩，且大大高于洛杉矶县任何其他地方。这一数据是县审计官办公室应本报请求提供的。这意味着，一座估值为 40 万美元的房屋的主人，每年须缴纳房产税 6200 美元。而马里布的税率为 1.1%，那里相同房屋的主人只需缴纳 4400 美元。<sup>[1]</sup>

简而言之，贝尔的房产税比周边地区高 50%。这么高的税率使得市政经理和市议会当然能够开出高额薪水并保持收支平衡，养肥自己和狐朋狗友。

讲完了贝尔市的故事，现在来探究一下更深层的意义。贝尔的市议员由选举产生，尽管在 2007 年以前他们的当选长年未受到竞争。这意味着市议员欠选民的人情，至少是欠那些使他们得以当选的选民的情。在 2007 年以前几乎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当时没有竞选。从 2007 年开始，尽管有了竞选，要赢得议员席位也只需很少的选票。举例来说，2009 年贝尔市有 9400 名登记选民，只有 2285 名也就是 24.3% 的选民出来投票。每个选民投票给六位市议员参选人当中的两位。两位胜

---

[1] 详情参见 <http://latimesblogs.latimes.com/lanow/2010/07/bell-paid-huge-salaries-residents-paid-huge-tax-bills-records-show.html>。